



進孔叢子表

臣咸言准中書札子以

奉



聖旨附遞投進者集孔氏之遺書方  
成傳釋辱漢家之大詔廣示甄收退  
省妄庸實深震悸臣咸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臣竊以仲尼以還子思而後  
聖嗣不絕賢才挺生皆道被於門人

悉教施於侯氏古今制度曲盡於討論禮樂綱衡並歸於矩矱成書雖在歷年滋深蓋著非一時故語類三豕臣咸伏念上卷蓋闕里之事業中篇乃聖人之子孫儻絕筆而未明則後代而何覩因以史隙輒然管窺取諸史以究尋用群經而參驗既指歸而斯得復刪定以無繁為注之文廣析

其理然小臣之學古當

真主之好儒有所述傳豈宜隱去遂剡其奏用文于天豈謂

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惟極宜慈未嘗自聖雖微言而必采在介善以無遺遽降

玉音下從人欲臣是敢虔効編摩之制仰塵黼黻之明雖姓異卯金素非



於廣學倘恩垂乙夜特賜於詳觀  
詔近侍以刊修許善工而摹鏤象汲  
冢之蠹簡大行於時庶鄴人之緒言  
不墜于地則非獨孤生之有遇抑亦  
素教之增輝永期大忠仰酌鴻造臣  
無任干

天冒

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注孔叢子七卷

謹寫成五冊附遞投進以 聞伏候  
勅旨

嘉祐三年十二月十日廣南西路諸  
軍州水陸計運轉運使兼本路勸農  
使朝散大夫尚書度支郎中上輕車  
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宋咸上表

注孔叢子序

三一

孔叢子者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  
仕陳勝為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  
而退論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  
子順之言及已之事凡二十一篇為  
六卷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  
聚之也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  
其所為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為

一卷附之于末然士大夫號藏書者  
所得本皆豕亥魚魯不堪其讀臣凡  
百購求以損益補竄近始完集然有  
語或淺固弗極於道疑後人增益乃  
悉誅去義例繁猥隨亦刪定因念彼  
鬼谷尉繚庚桑靈真浮夸汪洋之說  
尚且命氏于世矧是書所載皆先聖  
之言三代之術六藝之要在焉非諸



子之流也又可泯而不稱耶故敢具  
所以然注而示諸學者云嘉祐三年  
戊戌歲二月日提點廣南西路諸州  
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散郎  
守尚書屯田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緋  
魚袋借紫臣宋咸謹序

孔叢子篇目

卷一 嘉言第一 論書第二

記義第三

卷二 刑論第四 記問第五

雜訓第六 居衛第七

卷三 巡守第八 公儀第九

抗志第十 小爾雅十一

卷四 公孫龍十二 儒服十三



對魏王十四  
陳士義十五  
論勢十六

卷五  
執節十七  
詰墨十八  
獨治十九

問軍禮二十  
答問二十一

卷六  
連叢子上二十二  
連叢子下二十三

卷七

孔叢子卷一



宋咸注

嘉言第一

是書之第以孔子  
思子上子高子順之

言為之先後以嘉言名篇  
者取夫子應答之善言尔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

文公曰萇弘周大夫萇叔也劉文公  
王卿士劉卷也劉畿內之國

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

顙河目言深且廣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

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



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  
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  
今周室衰微敬王時而諸侯力爭孔丘  
布衣聖將安施長弘曰堯舜文武之  
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  
而已矣言仲尼雖不得其位以行堯  
舜文武之道亦可以正其統  
紀而已矣祖武之述憲章然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  
敢哉亦好禮樂者也○陳惠公陳悼  
太子

師之子吳也蓋大城因起凌陽之臺  
楚平王立之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  
吏即監起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  
俱登其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  
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  
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  
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  
靈其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

六州仲尼稱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揚也餘異六州之眾各以子道來故

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謂經

始不日庶民子來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

眾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子張曰

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

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

應三十之男陽之數男唱而女隨之

義也以為績組紉織經者組經也紉

也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

黼若斧形散若兩已相戾赤指青謂

之文白與赤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

皆九文之數婦人之所有大功也

必十五以徃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

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

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宰我使

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齊大夫



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

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

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

曰夫所以獻方將為病也今梁丘已

療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

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

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

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梁丘

子遇虺毒而獲療猶有與之同疾者

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為故此

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物

而遂曰售此欲凡言其方者稱其良

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

焉私謂竊訪齊曰齊其危矣壁言若載

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

亦難異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為游息  
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  
曰夫死病不可為鑿夫政令者人君  
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  
久矣子雖欲挾其輶而扶其輪良弗  
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  
此以往齊其田氏矣後田恒弑簡公  
田和遷康公于  
海濱呂氏絕祀  
卒有齊國焉 ○齊東郭亥東郭賈  
之族闕

止之  
黨也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  
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  
子貢便荅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  
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  
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  
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  
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  
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



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填猶隆也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顏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

辭當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謂倫類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喻比與之言也懼強直之

論書第二

論書者仲尼與諸侯

然自子張問聖人受命洎有鯁在下子夏問書大義凡三事舊在嘉言篇臣咸今易於此首庶一贊焉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湯武順天以誅惡舜禹順人以歸義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聖人以百姓心為心故詩書易春秋為之教本於是○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

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娣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殁則已之娶必告其



廟今舜之鯀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

為天子其如舜何父頑母嚚雖堯大聖亦无如之何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

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

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

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謂君聖臣

賢稱讓禮樂之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謂

賢運德宅土貢賦之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

謂典章教象之政洪範可以觀度謂皇極彝倫之度

泰誓可以觀義謂天命之義五誥可以觀

仁謂吊民之仁甫刑可以觀誠謂欽慎之戒通

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孔子曰

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

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

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

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

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心悅乎德而錫之福以至乎大中非發中見外而○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子夏讀書既畢

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穴居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喟忘已貧



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  
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  
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  
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  
覩其裏也表者禮樂仁義之夫闕其  
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與百  
官之美乎○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  
麓録也言大錄萬幾之事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

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  
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  
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  
五星來備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  
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宰我  
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宗尊也尊  
六神禋者烟也潔也精也烟者言燔  
柴升煙于天也潔者言其潔清也精  
者言其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

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壇曰  
以祭四時太昭明也祖迎於坎  
言四時之功太而明也祖迎於坎  
壇所以祭寒暑也而送暑或迎寒  
送寒祭暑於壇以象主於郊宮所以  
陽祭寒於坎以象主於郊宮祭日也  
祭日也壇也言主曰郊宮若宮室  
然夜明所以祭月也其壇曰夜明幽  
祭所以祭星也則祭星於月故曰星  
祭者瑩域之象雩祭所以祭水旱也壇曰雩  
祭者瑩域之象雩祭所以祭水旱也壇曰雩

祭雩者吁嗟之聲禋于六宗此之  
祈之則為吁嗟之聲禋于六宗此之  
謂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後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  
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  
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  
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  
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  
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



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  
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  
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  
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書曰  
維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契後八世  
時已為毀廟報謂定公問曰此何謂  
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  
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

大嘗而報祭焉

禮毀廟之主藏於始  
祖中歛以古室禘

大祭則出之此  
制蓋當時然歟

所以昭其功德也公

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

或作前列可以與

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

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

之知也○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

祇祇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

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

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

樂尔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



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

附奔轅猶先後禦侮謂之四鄰胥附猶

賓集以免乎牖里之害四臣即散宜

括太顛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

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

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

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

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

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以

友比四鄰○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

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

臣有辭為為是故遲公笑而目

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

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

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孟

侯成王既滅三監以其地封康叔為

為五侯若方伯然之長 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夔為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

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張華博物志稱小山有夔其形如鼓一足豈非世傳

之誤好事者之為耶

記義第三

李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餼遺也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李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李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李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李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

成富與李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秦莊子死魯大夫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公父文伯



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伯

魯大夫名歌其母敬姜也相室諫之相室家老其母曰

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

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

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

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

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

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

也何善尔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

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

而已矣○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

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

復失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即所

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

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

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

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子貢問曰昔孫文子衛卿林父也得罪於衛殤公以戚叛而奔晉以衛侯哭之

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戚乃所居之邑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善晉大夫謂能結其歡心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



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史記與此文異未知孰是○孔子使宰子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曰宰子以遺孔子焉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子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切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士

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

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  
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  
辱君之重貶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  
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  
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  
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  
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  
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

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孔  
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景  
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  
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  
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  
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  
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  
其若義何○顏雝魯善事親子路義



之後讐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

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六州之人被文王之化而王迹起焉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雖不用而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心踰石焉君子也猶李而成琢磨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雖窮處不於木瓜見

包且之禮行也報好始於緇衣見好  
賢之心至也德於此而使於雞鳴見  
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人愛樂也月光為旦敬  
之甚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也稼乃取禾非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  
无功而受非於下泉見亂世之思  
大也訓亦至為唐於七月見幽公之  
明君也誦之主庸臣於七月見幽公之  
所造周也勤於王於東山見周公

之先公而後私也以表周於狼跋見  
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患其難不於  
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君將忠厚  
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臣宜非愧文至  
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化文玉馬  
直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皆正  
安得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  
不戒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  
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我勤勞四月言



先祖胡寧恩子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蕪沉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

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孔叢子卷二

刑論第四

夫禮以先民遂至於  
刑為輔亦自情  
雖刑為輔亦自情  
道雖刑為輔亦自情  
夫子之論獨名于篇此  
設故夫子之論獨名于篇此  
論書者四皆不主於刑義故不  
附於

前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  
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  
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  
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



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  
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  
之以刑故民苟免○孔子適衛衛將  
軍文子衛御名問曰吾聞魯公父氏  
不能聽獄信乎孔子荅曰不知其不  
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  
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  
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齊

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  
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  
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  
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  
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  
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  
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  
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

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駟如舞非策  
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  
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弥  
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  
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  
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  
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  
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

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子曰民  
之所以生者衣服也上不教民民匱  
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  
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  
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  
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  
由審故也况為政興其賢者而廢其  
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



息上盜猶也○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

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

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

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

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

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能遠者止

禮教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

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

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

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

矣○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

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

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

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

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

非終乃惟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  
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  
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  
術歸於察寬則民慢慢則姦偽生故明之以察察之之  
術歸於義察甚則過乎暴故以義為質也是故聽而  
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  
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  
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

上下比罰無僭亂辭○書曰哀矜折  
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  
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  
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  
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走而刑之  
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  
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一作疾猶傷也夫過  
則宜宥若率以為小罪亦傷乎義况為之大罪故宥過赦小



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非怒其人但疾其意之有險害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刑人於市身中奔之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

古之道也以任情為刑○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荅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此所謂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李廣毅降世稱其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

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  
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  
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  
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  
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

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  
其克昌乎○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  
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  
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  
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  
毀為罰賢者不居焉○子思問於夫  
子曰亟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  
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



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  
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  
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  
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  
知是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  
必亂成矣○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  
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矣由子曰由  
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

以疑

心誠神通則

周其所察聖人難

諸

雖聖猶不能通其

○趙簡子使聘夫

子夫子將至馬

及河聞鳴犢與寶爨

之見殺也

鄆遂為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

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

依鳳鳥不識珍寶鳥鵠眷然顧之慘

然心悲中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

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軼息鄒傷  
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  
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哀公使以  
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也故夫  
子作丘陵之歌言昏主之道艱且險  
以託曰登彼丘陵崩崖其阪嶠嶠相嶠也  
意馬陵既高且險其阪又崎嶇相嶠也  
屬丘陵謂王室也阪指諸侯仁道在  
近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

然迴慮題彼泰山題領也泰山謂魯  
所用復還頌魯鬱確其高粱甫迴連枳棘充  
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  
以永歎涕賈潺湲言公室既鬱確而  
棘欲伐去又无斧柯梁甫又乱如枳  
大山之下小山指三桓也○楚王使  
使奉金幣聘夫子也昭王宰子冉有曰  
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  
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





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楚言安能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用我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春秋作西狩此云樵于野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麋身

而肉角豈天之妖乎爾雅麟麋身牛疏曰麟乃馬足黃尾一角毛詩義色蹄端角圓有肉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

子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  
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  
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 雜訓第六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

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

雜者諸子百家非聖人之道也

子思曰先人有訓焉

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  
所以致其功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

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

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

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

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

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縣

子問子思曰

縣子名吾聞同聲者相

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

子產

國僑孔子嘗過鄭而世謂子產仁愛

與子產如兄弟焉



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  
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  
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  
若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產之仁  
愛譬言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  
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  
舍珠瑱他旬切巷哭三月孺瑟不作夫  
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矣

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  
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  
所生也廣莫焉民之受賜也普矣  
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  
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孟子車尚  
幼請見子思孟軻一字子思子思見之  
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  
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

聞士無介不見

古者主有擯客有介諸侯七擯介大夫

五擯五介士

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

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

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國名

後遇程子於塗仲尼稱程子天下之吳士傾蓋而

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

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

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

之猶可况如敬乎非爾所及也○子

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

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

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

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

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

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

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言賓則送之今書于○魯人有同姓

父所非敢以賓禮送

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言當為免服

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

之無弔也荅曰吾以其踈遠也子思

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康子問

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

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

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

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

世婚姻不通忠薦之道然也○魯穆

公名顯元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

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為令名

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

使談者有述焉為之若何顏先生教

之也子思荅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

其父非勿欲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

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虛  
飭之教又非佞所得言公曰思之可  
以利民者子思曰願有惠百姓之心  
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  
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  
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  
亦可公曰諾○縣子問子思曰顏回  
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

異正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  
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  
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  
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  
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  
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  
是以夫子云○穆公問於子思曰立  
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



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

孫而立其弟文王舍其嫡長伯邑考而立次子武王發微子

舍其孫肅而立是何法也子思曰殷

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

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

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

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

子思曰聖人言權者見幾不以權教而作非可為

常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

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

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

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

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

兄群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言不能審

其賢愚則卜其吉○孟軻問牧民何

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

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利非財利之利

居衛第七

子思居衛言苟變

衛人

於衛君曰

公衛昭

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

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奔干城之將



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  
曰謹受教矣○子思適齊齊君之嬖  
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平齊君指之而  
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  
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  
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後得  
寄帑於君之境内從緇負之列其庸  
多矣若無此鬚鬣非後所病也昔堯

身脩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  
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  
周公勤思勞躬或折臂望視或禿髀  
背僂亦聖骨髀不以鬚眉美鬣為祿  
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  
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  
由是言之後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  
病毛鬣之不茂也○子思謂子上曰

有可以為公之尊而富貴人眾不與  
焉者非唯志乎志可以成其志者非  
唯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  
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  
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  
志矣○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  
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  
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

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  
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  
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  
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  
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  
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  
也彼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  
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



故相詭乃各時也○子思在齊尹文

子齊大夫有書三卷行於世皆言治道生子不類怒而

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

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

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

英而丹朱商鈞不及匹夫以是推之

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

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

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

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

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人也稱

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

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

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

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

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  
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  
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  
敢侮其唯高遠乎○申祥問曰之子張  
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  
王而王同譽之後也帝譽次妃簡狄  
生契舜命作司  
徙為商之祖帝譽元妃姜嫄命作司  
生弃舜命作后稷為周之祖周人追  
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

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  
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  
之訟伐崇邦退犬戎崇侯虎商時諸  
侯作亂文王伐  
之犬戎獫狁猾  
逐之追王大王王季何也  
夏文王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  
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  
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  
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



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  
不為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為民  
也不可以所為民亡民也耆老曰君  
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曰宗  
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  
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幽民之東脩  
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  
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

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  
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羊客問子  
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  
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  
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  
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  
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帝乙紂王  
季以功九命作伯一命受職再命受  
服三命受位四命





曰梁翔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

雙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

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牖

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

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

四十九篇作中庸凡四十九篇以述

徒數百人禮記中業授弟子孟軻之

孔叢子卷二

孔叢子卷三

巡狩第八莊伯之論不及他義

子思遊齊陳莊伯齊大與登泰山而

觀見古天子巡狩之銘焉王受命

山故增封泰山之高以報天壇禪梁

甫之厚以報地昔列石紀号著已之

為壇曰禪以其祭神故從示陳子曰

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

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

以齊之衆義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  
有德者言以義則齊桓晉文之事不  
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  
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  
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思  
曰凡求聞者為求行之也今子自計  
必不能行欲聞何為陳子曰吾雖不  
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

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  
守必先告於祖祢命史告群廟及社  
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  
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道  
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千齊車每  
舍奠焉舍音釋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  
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于  
上帝燔柴祀上望秩于山川凡岱岳



川皆如秩序望祭之所過諸侯各待于境所過之國  
其君皆於境上迎待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  
親問之然後勤方岳之諸侯有功德  
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  
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  
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  
以知其志賈讀價言以物貴賤之直  
察其民好惡知其儉奢之  
志也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

苛協時月日辰

四時之節氣月之大

序度之長短量之小

日之甲乙辰之次

服之奇衰皆命典禮以均正協同之

入其疆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君免

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為無

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為無法

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

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  
五月至于南嶽又西巡八月至于西

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岳其禮  
皆如岱宗歸反舍于外次舍于外次未敢入宮  
三日齊親告于祖祢用特命有司告  
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  
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  
曰諸侯朝于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  
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  
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

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  
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  
封者則其禮與巡守朝會無變此言出  
里百里七十里五里之其不越封  
封則與巡守禮同曰無變其不越封  
境雖行如國如不越封則陳子曰古之  
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為人  
也



公儀第九

魯人有公儀僭者數本皆作潛詳其行已疑為公儀休

之兄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

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曰子思

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

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

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

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

䟽食水飲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

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

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

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

任為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

○閭丘温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

邑叛而適魯温齊大夫也晏孺子元年田乞与鮑牧以兵逐

高昭子國惠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

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  
子思曰彼雖能之義所不為也公曰  
何子思對曰彼為人臣君將顛弗能  
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眾死  
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彼縱不能討  
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穆公  
問子思曰吾聞龐攔氏子不孝其行  
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為政尊賢以

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  
不化若夫過行也過遺是細人所識不  
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  
曰善○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  
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  
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  
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  
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



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  
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  
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  
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  
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  
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  
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

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  
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  
鳴為善滋滋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  
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  
非虛則愚也此君子疾沒世而名不  
稱倘修善而不欲人知  
後世何迷故曰非詐則愚○胡毋豹人謂子思曰  
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  
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

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  
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  
容罪也吾弗改矣○子思居貧其友  
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  
脩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  
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  
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  
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

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  
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  
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  
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穆公  
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  
曰為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  
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  
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



興也勃矣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  
由弗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  
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  
哉能知足則不取何富如之  
能率道則无辱何貴如之

抗志第十

志意修則可驕於王  
侯是篇皆子思抗志

之言君  
子宜法

魯申子參之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  
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

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己以  
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  
人抗志則不愧於道○子思居衛衛  
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  
問之曰鰥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  
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  
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躰則吞之  
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

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荅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謂死位也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

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

二君之義也。言寄臣於衛而為魯君服是有二君矣縣

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衛君言計

是非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

以吾觀所為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

丘懿子曰：衛大夫何乃若是？子思曰：人

主自臧，善也則眾謀不進事，是而臧之

猶却眾謀，况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



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聞莫甚焉不  
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謫莫甚焉  
君闇臣謫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  
若此不已國無類矣无類也○子思謂  
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  
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  
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  
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

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  
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  
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  
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  
君臣乎○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  
何如荅曰無非言臣下无敢君曰寡  
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  
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

君䟽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  
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  
所以見䟽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  
射度也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  
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  
知改矣荅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  
懌者臨其事必疚也病也君雖有命臣未  
敢受也○司徒文子衛司徒改葬其叔

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  
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  
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  
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言  
三年則荅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  
何服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  
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  
行事也言大功未葬則以所除之服  
葬訖而除其虞祭則以吉



服行 ○公叔木謂申祥曰子衛之公叔文

公十四年奔魯木吾於子思親而敬

或作朱春秋作成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

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荅曰義也

申祥曰請聞之荅曰公叔氏之子愛

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人同已則愛

敬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

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

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荅曰

有龍穆者孟子稱龍子趙歧謂古之

不為黃之言止一辯士而已與子思

所謂好飾辭說義願協故不當為吳

徒好飾美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

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

子交之橋子良衛矣修實而不修名

為善不為人之知已不撞不發如大

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

同邑而弗能子思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  
而不知賢也○子思自齊反衛衛君  
館而問曰衛公先生魯國之士然不  
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  
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  
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  
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  
及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

而徒言不聽也願未有可以報君者  
唯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  
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君  
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  
曰何故荅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  
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  
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荅曰  
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



必以寶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  
賢而有寶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荅  
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寡  
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  
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  
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  
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  
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

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  
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  
君之取士不以寶也今君不問李音  
之所以為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  
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寶  
者也衛君屈而無辭○衛君曰夫道  
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  
如欲李權子思曰君無然也術体道者

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薦  
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  
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禁  
或作悞怨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  
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概於  
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  
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  
曰善○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

諸侯無伯吾國大人眾圖帝何如子  
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  
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  
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  
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  
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  
其利心外矣言无驕泰之心則○衛  
將軍文子之內子死文子名弥年復



者曰皋媚女復

禮人死升屋而號告

曰皋某復皋美稱也

此其內子故

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

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

氏稱禮也○費子陽

魯大夫

謂子思

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

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

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

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

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

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

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

乱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

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為不足

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

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

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曰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切慕下風願師

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  
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  
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  
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  
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  
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衛  
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  
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



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為賓主之餽焉  
子思曰彼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  
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  
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  
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  
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  
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  
交已言於君矣荅曰不可為人子者

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  
謹受教○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  
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  
也去將安之子思荅曰蓋聞君子猶  
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  
限天下之君臣切為言之過也○齊  
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  
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

相梁起也卷三名少願先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彼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彼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而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間於諸侯

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于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子思見老萊

子

老萊子楚人也耕于

蒙山楚王聘之不起

老萊子聞穆

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



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  
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  
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  
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  
無死亡也言世治主安則无所死亡  
否則鴻飛冥冥何死亡之  
有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  
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  
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小爾雅第十一

經傳字義有所  
未暢釋而言之

於爾雅  
為小焉

廣詁一

淵懿邃贖深也封巨莫莽又祁大也

封承莫府祁寒皆  
言大也又亦為久領賦鋪敷布也蓋

戴壽蒙冒覆也鐘崇府最積灌聚櫟

業也詩灌木楛  
櫟皆叢義閱搜履尤具也攻為

話相旬宰營匠治也話旬未詳  
餘皆常意蠲被

裡屑潔也

禋于六宗皆為潔也

禋為饒破其不祥

微曼末沒無也隆巢岸峻高也

巢取居高

逼尼附切局鄰傳戚近也

未可戚我先王近也

邵媚旨伐美也賢哀繁優饒夥多也

葵蔡模臬法也

蔡取著魚義亦法也

爰換變貿

交更易也生造奏詣進也索寒探哀

鈎掠採略也開徹接通達也固歷弥

宿舊尚久也弥愈滋強益也赫數爽

曉昕著讚曙明也皆附襲就回也封

畛際限疆略界也承第班列次也戶

俊格扈止也

戶取其闔礙俊取

幽曠

闇昧冥也最冗目質要也疆窮充竟

也而乃爾若汝也控膏挽引也承贊

涼助佐也尋由以用也要捷集載成

也肆赴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掇督撫

拾也肆子盡餘也拓斥啟闢開也杜



實充物塞也實物滿也將率勵勸也  
勤勉事力也經屑省過也闕缺閒隙  
也迭遞交更也燔刻沒滅也玄黔驪  
黝黑也縞皓素白也彤特縕朱也淫  
溢沉滅沒也載切物事也

廣言二

晏明陽也盱晏晚也筭麗數也麗取其數  
各有所麗著容艾老也僉皆同也交校報

也犯而不校舒布展也揚翥舉也索略求  
也奚害何也害澣害否里度居也周浹匝  
也充該備也列厥陳也轄輶輿也廢  
措置也駕乘凌也收戢斂也禁錄也  
掌司主也偏贅屬也麗著思也載略  
行也沓襲合也抵享當也庚徹道也  
脩舒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也勅質  
正也商蔑末也延衍散也末沒終也

此辨別也非涼薄也復旋還也祖翼

送也走印我也姓命孛子子姓禮所謂

也諧籲和也悛寤覺也憾猜恨也文

盡止也攔念也左氏云今奸犯也汨

猾亂也縮續抽也暨捷及也苞跋本

也社燭跋易包肆臬極也睇題視也

犯肆寔也束縻縛也肆從逐也放投

棄也莽蕪草也暴映晒也炊也晞熇

乾也迪跡蹈也衍演廣也衰從長也

荷揚檐也仍再也徇歸也工官也稽

考也顛殞也躋陞也戕殘也勦截也

辟除也恩患也謫責也間非也元間

順退也抗禦也靳取也蚩戲也褊狹

也慕忌也趙襄慕沮疑也虧損也毀

壞也判散也蔽斷也交俱也俘罰也

夷傷也枳害也締閉也靡細也辨使



也牧臨也嘗試也賴羸也若乃也嗟  
發聲也奏為也振救也庸償也賈價  
也贍足也曾偶也麗兩也驟數也逞  
快也越遠也姑且也哿可也釋解也  
庸善也荐重也登升也勵勉也赫顯  
也遑是也不莊也佞才也暨息也之民  
暨話善也愿謹也丰豐也都盛也腆  
厚也肆緩也競逐也紀基也基忌教

也整額也勱強也薄迫也燁炊也左氏  
燁之資取也質信也餽饋也憑依也  
以薪藉借也際接也闕限也廬寄也萃集  
也濫倖也尤怪也曹慚也索空也素  
故也視此也徨往也矜惜也狃怏也  
覬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殿慎也選擇  
也宣示也

諸之乎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  
吁嗟也。吁嗟嗚呼也。有所嘆美有所  
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寧寧  
也。無顯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  
繩之譽之也。詰朝明旦也。遐不黃者  
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  
王大美聲祿遠也。鄂不韡韡言韡韡  
也。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訪鱣甫

甫語其大也。鹿鹿麋麋語其眾也。海  
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毳。雜彩曰繪。  
雜言曰吶。莫江切

廣義四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莞。寡  
婦曰嫠。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  
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得謂  
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



交謂之淫上淫曰丞下淫曰報勞淫  
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  
曰難心慙曰慙體慙曰浚

廣名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  
疾甚謂之疔猶危也請天子命曰未可  
以戚先王也戚近也請諸侯命曰未可以  
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

空棺謂之櫬有屍謂之柩饋死者謂  
之賙衣服謂之襚埋柩謂之殮羊至切  
殮坎謂之池壙謂之窆下棺謂之窆  
填窆謂之封宰冢也壟塋也無主之  
鬼謂之殤

廣服六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紵葛曰布布通  
名也繡綿也絮之細者曰繡繒之精

者曰縞縞之麓者曰素葛之精者曰  
絺麓者曰絺在首謂之元服弁髦太  
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題由也題額  
也顛顏頰額也璽謂之印紱謂之綬  
檐榆謂之童容亦云蔽膝布褐而紕之謂  
之藍縷紕縫也晉人呼縫衣為繡方  
為藍縷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  
綉袴謂之褰蔽膝謂之衽帶之垂  
者謂之厲大帶也大中謂之冪莫秋切覆

帳謂之幄幄幕也筭床第也大扇謂  
之翬杖謂之梃史有白梃鍵謂之籥局籥也亦  
鑰棊局謂之弈在足謂之履履尊者  
曰達履謂之金為而金約也禮黑履  
為黑約約之為言拘也以為青約赤  
行戒狀如刃衣鼻在履頭

廣器七

射有張布謂之侯天子熊侯諸侯  
者不采其地直於布上大夫布侯言布侯  
正面虎豹頭而已侯中者謂之



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西采謂  
皮謂之鵠方制獸皮帖於侯中如鳥  
之棲木恚五色於侯中為正內以朱  
以蒼以黃以玄正中者謂之執執方  
六寸棘戟也鐵鉞斧也干敵盾也戈  
句子戟也鞞房越切必之削謂之室  
室謂之鞞鞞秘鞞之飾也鞞佩刀削  
飾矢服謂之弣小船謂之艇艇之小  
者曰舩船頭謂之舩尾謂之艦楫謂

之橈車轅上者謂之轡轅謂之輶軫  
謂之枕較謂之幹衡扼也扼上者謂  
之鳥啄纍綆緇也緇索也大者謂之  
索小者謂之繩詘而戾之為絳膠而  
紕之為地也墉墻謂之陴高平  
謂之太原汪池也左傳尸諸周氏之汪水之北  
謂之汭澤之廣謂之衍

藁謂之稈稈謂之芻生曰穀謂之粒  
菜謂之蔬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銍  
拔心曰握刈禾鎌拔根曰擢把謂之  
秉秉四曰管管十曰稷秉握也管稷  
棘實謂之棗桑之實謂之葇柞之實  
謂之椽

廣鳥九

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鳩鴈是也純

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  
反哺者謂之鴉烏白項而群飛者謂  
之燕烏白脰烏也雅烏鸞也鸞斯也  
鷓鴣亦曰鷓

廣獸十

豕彘也彘猪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  
謂之豨小者謂之豮豮毛豮以豕一歲  
與此大鳥之所乳謂之巢鷄雉所乳  
小不同



謂之窠鹿之所息謂之潛潛椽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

度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司馬法六尺為步倍跬乃其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大畧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謂之束禮玄纁五兩以

兩為束每束兩兩卷之二丈双合則成疋凡十卷為五束以應天九地十制異焉

量

一手之盛謂之溢滿也兩手謂之掬

也半升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

謂之釜舊制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

升也齊陳氏以升也四區為釜六斗四區五區為釜十釜為鍾與今同釜

二有半謂之數斗一斛六數二有半謂





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言天下當同往而正之

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

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

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

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

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

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

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

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

矣今龍為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

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

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失教也

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

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

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

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眾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

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為辱必以敢鬪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与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



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志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

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眾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

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  
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  
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  
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  
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言不  
辨已意春秋記六鷗退飛觀之則六察  
之則鷗鷗猶馬也六猶白也觀之得  
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

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

言鷗之不可去

六猶馬之不

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

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

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

布緇纈牛玄武此類甚眾先舉其色

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

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

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



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五其智悅其  
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  
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  
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  
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  
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  
言楚王云楚人得之  
欲示其廣反乃狹也是則異楚王之  
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

為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  
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  
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  
名色不宜去白枕察此理則公孫之  
辨破矣去楚則義廣平原君曰先生  
言於理善矣曰願謂眾賓曰公孫子  
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  
理則否矣○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

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

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臧善也龍以

聰之義遂以听天地人為三耳如達

四方之成四聰也用是為堅異之辨

猶白馬非白馬是云當時善

之而不能破故子高云云子高弗

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

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為何

如荅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

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

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

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

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

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

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

必受誣○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

仕之寅良皆趙人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

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



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烏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猶言不得志身不脩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

得之也

不賢而富  
非盜焉至

儒服第十三

皇極之道皆出於  
儒故所以首眾說

子高衣長裾振褒袖方屐麤屨

屨也

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

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

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荅曰夫儒

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

旅則有介冑之服

言將相皆  
儒者所為

從容徒

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  
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  
眾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子高  
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  
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  
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  
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  
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恋恋之心未

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  
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  
始吾謂此二子丈夫尔乃今知其婦  
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  
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  
非邪荅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  
心其於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  
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



人以泣不卷四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  
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受三子路  
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  
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  
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  
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  
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

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  
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平原君問子  
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  
子又云南遊遇乎阿谷而交辭於漂  
女以水擊信有之乎荅曰士之相保  
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  
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  
旅焉拒而不告色不已攝攝駕而去取

也言顏色問猶不衛君請見猶不能

已遂取駕而去終何夫人之能覲乎古者大享夫人

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

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

矣史稱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

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

聲璆然孔子曰吾向若夫阿谷之言

為弗見見之禮答焉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

之為也○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

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

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

之迎於適所從來之方為壇祈克于

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

方之數北方七人南方九人東方牲則

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

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眾于

太廟曰某人不得侵犯大國二三子



尚皆同心比力死守將帥稽首再拜  
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  
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  
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  
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  
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  
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  
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子高曰古者

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  
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  
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  
當也○陳<sub>魏</sub>人性多穢嘗每得酒食  
必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  
子無然也似有能者<sub>似驕</sub>昔君子之  
於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  
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

滋甚

言食之上下愈甚

陳疋曰吾

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

恣也夫木之性以隲括自直可以人

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數如

陵跪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與雞豈

有異乎陳疋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

請終改之○子高任司馬又為將於

齊任保也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

明故信子也荅曰君知穿孰若周公

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

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

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

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

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

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又相見觀

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



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慚  
焉且曹子為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  
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  
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曹子即魯莊與齊桓盟于柯曹沫劫桓公於壇遂反魯所亡地夫君子  
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  
棄乎今燕以詐破又是又不能於詐  
也臣之稱又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

詐也又雖敗臣固不失其所稱焉齊  
君屈辭而不黜司馬又

對魏王第十四此篇雖有齊王之問然魏君多

故以名篇

魏王問人主所以為患魏安釐王子昭王之子

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嬖倖者言

用則知上以踈自疑大臣既不與謀而嬖倖言用故

自疑上之踈已也嬖臣以遇徼幸者內則射

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荅曰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

也○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荅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如舜選於衆是也

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許陳事成

主裁其實事敗臣執其咎成則歸美於君敗則

歸咎於己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

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

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

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信陵君



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動之所譽政之所是也眾之所毀政之所非也而賞是至公于賢也眾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賞罰中而俗自化何訟之有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詳之弗聽齊宣王平王子子高見於齊王曰聞君行車

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切以為下吏之過也不欲指王曰寡人爾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

眾大國為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  
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  
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  
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  
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  
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  
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曰曰  
君忿意實然言君忿意故民我諫諍  
犯法實如是

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為虛自居於  
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  
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  
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  
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  
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  
裂之法焉○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  
可臨淄宰稱管穆焉齊人王曰穆容



貌陋民不敬卷四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  
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  
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貌惡齊國上  
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  
其言如不出口文子名武非但躄陋辭氣  
又訥訥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  
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  
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

商焉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  
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  
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始乃屠商姓名子高  
於市見之不知其人也忱如先生之言於  
名齊王知其人也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孔叢子卷五

陳士義第十五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為

相孔武後名斌字子順子子順謂使

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固為治

世也雖䟽食飲水吾猶為之右徒欲

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爾則

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





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  
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  
如肯降節豈唯魏國君臣是賴其亦  
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  
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  
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幸  
見碩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  
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賜而問以

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魏王朝  
群臣問理國之所先李文魏大對曰  
唯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  
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無  
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  
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  
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  
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修仁

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  
命眾官群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使  
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  
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為治則人主  
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  
矣王曰善矣○秦王得西戎利刀以  
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時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鍬鍬之劍  
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劍  
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  
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  
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幽  
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  
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  
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



防秦貪子卷五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  
故絕之不至不可不慎也○魏王曰吾聞道  
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對曰  
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  
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  
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  
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今安在  
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

疑○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  
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  
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  
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  
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乎吾將舉  
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  
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  
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

之衢人見之皆以為葬問鄰曼父之母  
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  
叔梁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叔梁紇死葬於防山孔子不知其墓母耻之也及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鄰人曼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得合葬於防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  
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  
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  
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

疵妨大行也昔闔子文生於淫而不  
害其為令尹左傳今李由可則寵之  
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  
君欺有知則有知不受問欺凡人則  
凡人無知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為君  
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群臣更知  
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白潔而益其  
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魏王



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  
既賓之而燕趙孝成王問子順曰今  
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荅曰  
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  
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  
今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強之也可乎  
荅曰夫欲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  
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

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荅  
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  
物則有酒醪五熟五味也此即我之所  
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  
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  
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  
不已則夷狄之用將麋於衣食矣殆  
可舉槌而駢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

王曰敬受教○枚產魏人問子順曰臣  
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  
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  
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  
桑則長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  
范蠡既與越王勾踐雪會稽之耻乃  
扁舟五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  
之陶為陶朱公乃治萬朱公告之曰子  
產十九年致富鉅萬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

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  
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  
富於猗氏故曰猗頓史記稱猗頓且  
以鹽商起夫為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頓  
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荅  
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  
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  
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



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  
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知所以為  
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  
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  
有似道士之學不死者也○東里閻  
魏人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  
順不下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  
取其一節而已東閻子䟽達亮直大

丈夫也求為先生後而先生無意接  
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  
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閻  
子外質頑拙有似䟽直然內懷容媚  
諂魁魁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  
骸稱膚面目鬢眉實美於人聖人論  
士不以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  
閻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即所謂愚

人而謂人為愚者也特其虛狀以不  
德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宮他魏人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  
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  
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  
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  
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  
趙公子謂平原君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

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祿也宮他曰  
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  
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  
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  
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  
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  
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  
將往鹿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



郤成子者也

伯昭伯族

昔郤成子自魯聘

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

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郤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子

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  
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  
乃造謗言文咨魏人以告且曰夫不害  
前政而有成熟與變之而起謗哉子  
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  
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  
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  
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

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  
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  
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麇裘  
而芾授之無戾芾之麇裘授之無郵  
麇鹿子也其皮以為裘加褐衣以朝  
斥夫子也芾小貌授弃也戾郵皆罪  
也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  
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  
無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



聖賢矣

衮衣章甫儒冠也

侯服也

○魏王謂子

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柰何子順對

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

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

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

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

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

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

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

能制君安得而臣之夷齊孤竹君墨

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初之二子伯

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

論勢第十六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昭襄以無

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

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

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

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  
復之之志秦志心無所計委國於游  
說之士游說之士挾強秦以為資賣  
其國以收利义手服從曾不能制如  
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祇為名適足以  
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  
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  
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道得不以

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五國而

誅秦魏公子无忌自趙歸率楚齊

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

於成皋故虎牢地子順謂市丘子曰

此師楚為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

異意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生幸而

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

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



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  
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  
輕君而重秦又且不義君之為矣王  
故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  
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  
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  
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  
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趙閒

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趙悼  
襄王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  
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  
南越謂之板魚今秦有兼吞天下  
右兮目不比不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  
與之隣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  
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  
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

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鷄不能上捷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韓王宣惠王也宣惠王乃昭釐侯之子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申不害李黃老主刑名著書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相韓事昭釐侯魏敵倂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

梁君即魏王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均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眾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



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  
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  
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  
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  
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  
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  
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曰而服焉不

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

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

何弊之乘

時武安君穰侯輩為將

大夫曰縱其

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

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

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

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然其相樂也

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

崔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  
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  
崔乎○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帥  
五萬擊之剋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  
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  
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弟  
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  
困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苦胡異

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  
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  
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  
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  
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  
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  
利博哉○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  
輒不用乃喟然嘆曰不見用是吾言



之不當也子卷五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  
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殮吾罪  
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三遣使入其  
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  
以啓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為  
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  
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  
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

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  
其行乎荅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  
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  
入遂寢于家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  
順曰如之何時魏景閔王荅曰吾私有計  
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  
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  
何對曰夫弃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

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言棄其地不攻守為易死其地不如棄其地以圖存為易當計其勢如何在棄之用之得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鮮魏自秦昭王時嘗亡大縣數十城以為都數百洎始皇立又拔二十秦東即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景閔王為太子時嘗質於秦此王能死不能棄

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卑体不足苦身患除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始皇既立文信后私通後恐竟禍乃私求嫪毒詐為腐侍太后於雍宮愛幸之事皆決於毒門問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為嫪毒功卑身尊秦以固嫪毒王是以國替嫪毒也



則嫪毐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

如骨肉王之交最為天下之上矣言

后德則秦不加兵是王孰不棄呂氏

而從嫪毐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

執節第十七

趙孝成王惠文王之子問曰昔伊尹為臣

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

也子順荅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

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

以放君為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

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

可得聞乎荅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

而千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

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

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

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此文與尚書

差異疑是未

定舊語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

尚存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

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俾知

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

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

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

哉我未之聞也○魏安釐王昭王問

子順曰馬回之為人雖少才文梗梗

亮直一作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

相可乎縵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

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

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也長目而

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

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

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

謫得罪○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



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  
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乎何去之速  
也荅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  
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  
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  
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  
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如  
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

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  
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  
下盡為秦乎○季節見於子順子順  
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  
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忌日  
不樂而  
已未有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  
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  
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季

魏○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

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

連乎仲連不肯仕宦好持高節嘗游

趙挫新垣衍帝秦又為齊田單

其功齊欲爵之仲連乃逃隱海上王

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

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

武欲作堯舜而至焉肯我先君夫子

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

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虞卿著書

名曰春秋虞卿游說之士為趙孝成

上採春秋下觀近世節義稱號揣摩

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

之曰虞魏齊曰子無然也子為相

春秋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

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經者

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

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



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曰以為名

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晏嬰事齊景公以節儉名世吾聞泰山之上封

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

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史記稱禪氏以禪文稱七十

封禪之事司馬相如封禪文稱七十

二君然有名氏可稱者不盈十言名

同而實殊○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崔

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絲趙王大悅申

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

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

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善

也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

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

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

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

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詳見左傳

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  
○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曰其形色  
而名焉唯韓盧宋鵲獨否何也子順  
荅曰盧黑色鵲白黑色非色而何○  
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  
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  
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則子無  
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

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  
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為衰世之好  
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  
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  
子易之是非焉在荅曰言貴盡心亦  
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  
○申叔問子順曰禮為人臣三諫不  
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荅曰禮所不



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  
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  
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  
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  
意也言乃權時之意禮受放之臣不說  
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  
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  
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荅曰此二大

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為非禮  
也晏子既陳屨賤而踊貴於其君其  
君為之省刑然以及叔向叔向聽晏  
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答以其事  
也言二子各言其國將亂之事○魏  
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  
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  
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天而

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鄒文趙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

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趙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



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  
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  
咸資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魏趙師  
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  
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荅曰  
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  
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  
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

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願  
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  
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  
然必然

孔叢子卷六

詰墨第十八

墨翟當戰國時有弟子禽滑釐等三百餘人孟子稱楊墨之言盈天下

下其著書誣稱孔晏之事故孔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

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

寡人者眾矣俱以為賢君人今問

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

辨之



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  
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  
楚昭王卒公閔子西子綦迎子  
章立之是為愬王二年子西召故  
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夫  
号白公急於楚使兵而救鄭  
鄭告公怒乃與勇本石乞受賂而  
去白公怒乃與勇本石乞受賂而  
令尹子西從者屈固負王走昭王  
殺之愬王自為王月餘會葉  
夫人宮白愬王自為王月餘會葉  
公來救楚愬王之徒共殺白公愬  
位王復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  
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  
卒愬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  
勝以為白公此史云二十年是時魯哀公  
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  
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  
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  
孔子於哀公十六年四月卒白公  
於是秋始亂是孔子卒已十旬 墨

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法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曰善史稱晏嬰進稽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此不可以

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與此文稍異

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為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為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



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父

晏嬰斬衰枕草苴經帶杖管菲食粥

居于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

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

子所弗為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

樹鳴夷皮於田常之門若榼以

馬革為之此云樹鳴夷皮蓋言若

皮鳴夷然范蠡去越之齊自号鳴

夷子皮田常乃田和之曾祖弑蘭  
公立平公遂專齊政此言夫子欲  
田常知已欲去而用之云

詰之曰夫樹人為信已也記曰孔子

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鞞田常病之

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

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齊戒沐浴

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為魯司寇舍公家而

奉季孫

詰之曰若以季孫為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

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為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

孔悝以亂衛

季路以衛出公難結

而死孔悝立蒯賸



為莊公不與之亂陽虎亂魯陽虎欲  
子貢時子將殺之殺三桓  
因季桓子將殺之佛肸以中牟畔  
三桓攻之乃奔齊漆  
漆雕開形殘疾也  
惡

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為  
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時子貢為魯  
子路聞而後往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  
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  
有之矣為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

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

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

子相魯為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

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

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

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

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而云非聖賢之行上下

相反若晏子悖可也不然則不然矣

言晏子前稱孔子非聖矣之行今又以為聖相是前後相反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

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

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

景公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

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

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

自以為辱言孔子伐樹於身窮陳

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

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

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汗

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



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  
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  
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  
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  
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  
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  
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  
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

公問晏子曰若人之眾則有孔子乎  
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  
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  
言盈成匡乃人父之其父尚為孔子  
孝子人兄之弟弟門人且以為貴則  
門人為孔子門人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  
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  
而屈於人已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

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哀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為引而同乎已適證其非耳言墨子不哭安則為之何必引晏子以同已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曾明問子魚曰曾明木詳何許人子魚孔鮒字也子順之子為陳步博士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答曰苟得其理雖



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曾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勸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

一食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眾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曾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矣不疑矣

獨治第十九

此言行已如是則可自抗不誦獨治

已於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  
子魚曰季則三恒之後大夫不生則已生則  
有云為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  
脩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  
獲其利竊為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

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  
與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  
妄子脩武以助之取吾脩文以助之  
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  
徒能保其祖業優游以卒歲者也○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  
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  
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



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為不用之學殆  
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之書  
將奚以為答曰為治也世治則助之  
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  
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願有  
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

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  
至無患矣○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  
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張耳陳餘  
大梁人秦  
滅魏求耳魚惧走會陳勝吳廣起兵  
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  
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  
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  
其行脩其祖業不為時變其父相魏

慨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諸  
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  
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  
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  
帛以車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  
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  
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  
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也子魚遂

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  
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  
博士為太師諮度焉○子魚名鮒甲  
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既  
立為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眾賓  
待之長揖不拜無如其禮其妻之父  
怒曰估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  
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頌王心



慙焉遂適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予  
雖丈夫哉然塞於禮義以啓於姻婭  
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子  
魚曰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以對  
乎今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且宗族  
婚媾又與眾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  
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庶  
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脩明其事必

遵奉焉對曰昔唐之內親九族外協  
萬邦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為外  
舅姑尔雅云妻之父為外舅姑尔雅云妻之父為外由是明之  
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  
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  
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  
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此以  
非尚於德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已

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耶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也列籍繼之以姓而無別醜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為之免屬遠則吊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別姓猶言別宗弗父

何宋愍外之子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孔子之始祖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生之言厥義博哉寡人雖固陋敢不盡心

問軍禮第二十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荅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  
武人于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  
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  
司徒執扑北面而誓之以芻級授誓  
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  
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  
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  
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

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于上  
帝柴于郊以出以齋車遯廟之主及  
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遯廟主則  
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祢謂之主命亦  
載齋車凡行圭皮圭幣帛皆每舍奠  
焉而後就館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  
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  
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

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  
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  
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  
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  
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  
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  
禱於所征之地禱師祭名柴于上帝祭社  
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

克則不告也凡類禱皆用甲丙戊庚  
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  
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  
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  
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  
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  
日齋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  
奠以反主反其主於廟社若主命則卒奠歛



王理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  
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于  
群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  
勲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  
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  
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忠國  
事一於命而已即戎師陣則忘其家忘其家  
命而已於戎故天子命將出征親潔齋盛服  
而已

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  
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受命天子  
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受命  
鉞天子乃東回西面而揖之謂轉  
遂西面亦弗御也不御然後告太社  
而揖冢宰執屨宜於社之右受脰脰祭社  
之肉盛以南面授大將北面稽首  
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

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  
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  
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  
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  
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卒  
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介冑在身  
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  
則駟騎赴告于載橐鞬橐鞬也天子

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  
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  
日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  
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  
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太師曰古  
之禮固為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  
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



陳人有武臣

即武安君謂子鮒曰夫聖人

者誠高材美祿也吾謂聖人之知必

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

夫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

戾夫狂夫也

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

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子每

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過姦勸

善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吾今

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

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

聖人也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本於黃老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

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後韓三遺非使秦王悅

之未信用李斯等毀之非曰韓非終為韓之

不為秦比比也今王侯非終為韓之

而歸之秦使以自遺患也今王侯非終為韓之

遺非葉使自然下吏治非李斯為使

難書終死於鮒曰子信之為然是

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  
以極天為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為名  
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  
穿鑿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  
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諸  
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  
也請畧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  
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知

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其臣而後有  
功趙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  
魏與之范中行故地知伯益驕請地  
魏率韓魏攻趙趙襄子與韓魏共  
國女晉陽群臣皆外奔晉陽三  
敢失禮襄子與韓魏合謀反滅張孟  
韓魏是襄子與韓魏合謀反滅張孟  
地於陽是襄子與韓魏合謀反滅張孟  
曰晉陽是襄子與韓魏合謀反滅張孟  
陽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攻襄子曰張孟  
是以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  
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



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  
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  
與韓趙魏伐鄭過陳垣而還是時夫  
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  
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  
于同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救鄭  
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  
齊是此時知伯與中行氏諸卿猶在  
而仲尼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  
已卒也  
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忤意

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  
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  
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且寸指以測  
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  
非所望也武臣义手跪謝施施而退  
施施猶  
俯偃然  
遂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  
矣而可吞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  
在精之也○陳王問太師曰寡人不

得為賢所推而得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答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為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之不携抑久長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又有三恪其事云何答曰封夏殷之後以為二代紹虞帝胤備為三恪恪

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答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周子以子時為朔夏建寅以寅時為朔商建丑以丑時為朔王曰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自舉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



顧博士曰始予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為何如荅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聽諛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况國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

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為式惡以為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

生真聖人之後風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以誅秦秦使將章邯拒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霈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

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



諫曰臣聞國大兵眾無備難恃一人  
善射百夫決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  
也周章若懦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  
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  
願以人間近事喻之荅曰流俗之事  
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  
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  
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言其  
驍捷

手搏躡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  
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泄瀆方乃  
積怒妻坐於牀荅焉左手建杖右手  
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授以背使杖擊  
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  
能興鄰人聞其凶凶也當作  
凶窺而見  
之趣而救之妻愈驚忿莫肯舍旃或  
發其裳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

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  
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田之夫  
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  
之心欲王備患之也王曰譬類枕佳  
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  
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博士  
凡仕六旬老于陳將沒戒其弟子曰  
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

頌不哀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  
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  
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  
必事焉



孔叢子卷七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叙書

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

居大梁孔子思伋鯉字伯魚鯉生伋字

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

高穿生子居順相魏自叔梁紇至子順

殷統為宋公中子之後奉夫子祀為

褒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事高祖有功封蓼侯其子臧嗣焉歷位九卿連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家轉相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安國孔子以治尚書為漢武帝博士臨淮太守時為侍中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遠

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為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為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左

諫格虎賦

帝使亡諸大夫

猶馮虛公子安

問乎

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



騎駢闐被行罔啣手格猛虎生縛羆

犴

音岸虎之大者

昧爽而出見星而還國政

不恤惟此為歡乃夸于大夫曰下國

鄙固不如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

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

曰下國褊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

以為數圍境內以為林禽烏育之驛

驛淫淫

充物貌

晝則鳴嚶夜則噪吟飛

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審音犯之者

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虞侯苑令是

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遮榛叢戴

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

從張置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鍾猛

虎顛遽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怔

忪耳目喪精值網而衝局然自縛或

隻或雙車徒拊讚咸稱曰工乃縛以

絲組斬其牙

牙者

支輪登較

支與措同或作枝言獲獸

多可措其斬

高載歸家孟賁被髮瞋

目躁猾紛華故都邑百姓莫不于邁

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至

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

之至也者與百姓同之謂夫兕虎之

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被

有德之君則不為害今君荒于遊獵

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  
妨害農業殘天民命國政其必亂民  
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  
為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  
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  
承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



可涼伐之原野樹之中塘溉浸以時  
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脩遠揚天繞  
連枝猗那其房或拳局以逮下或擢  
跡而接穹蒼綠葉累疊鬱茂翳沈蒙  
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鵠集聚百變其  
音尔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大  
陽北被宏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  
方冒乎半頃清室莫與比深於是朋

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  
觴駭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  
以先王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解酌  
樽兕觥並揚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  
儀抑抑動合典常退坐分別其樂難  
忘惟萬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  
此楊樹依我以生未寧一紀我賴以  
寧暑不御簟淒而涼清內蔭我宇外

及有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  
賦以叙斯情

鴉賦

李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鴉集我  
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歡然  
覽考經書在德為常棄常為尋氣  
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志之士  
忌茲鵬鳥卒用喪已咨我令考信道

秉真變恠生家謂之天神脩德滅邪  
化及其鄰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  
任命慎厥所脩栖遲養志老氏之疇  
爵祿之求祇增我憂時去不索時來  
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  
自今勤劇

蓼蟲賦

李夏既望暑往涼還道遙諷誦遂歷



東園周旋覽觀憇于南藩觀茲茂蔘  
結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紫莖爰有  
蠕蟲厥狀似螟群聚其間食之以生  
於是悟物託事推况乎人幻長斯蔘  
莫或知幸膏粱之子豈曰不云惟非  
德非義不以為家安逸無心如禽獸  
何逸必致驕驕必致亡匪唯辛苦乃  
丁大殃



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感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  
意欲校乱反正由来久矣然雅達博  
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眾  
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  
反側誠懼仁弟道非信於世而以濁  
知為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  
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歎尔而見俗

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  
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叢者哉且  
曩雖為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  
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至然  
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  
者以為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為雜有  
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  
公信自在俗儒群驅狗吠雷同不得

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乎知以今  
讎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  
並為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  
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  
之義願惟世移名制改變文体義類  
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既善推理  
又習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垂留三  
思縱使來世亦有薦古碩儒其若斯



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缺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歿游夏更生其豈然乎不得已已貴復申之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書講隸學傳滋滋晝夜衍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雷

至柔石為之穿蝸蟲至弱木為之弊夫雷非石之鑿蝸非木之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体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安國字也明達淵博雅學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故雖與群臣並叅侍見待崇禮

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  
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侍中分掌  
乘輿服物  
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  
為侍中以其為儒者特聽掌御唾壺  
朝廷榮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脩厥德  
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  
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叙世

威子琳位至諸吏亦傳學問琳子黃

厥德不脩失侯爵大司徒光

光字子夏父霸

字次儒成帝即位奉為博士後為太師賜靈壽杖年七十元始五年薨

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廢絕分所食

邑三百戶封黃弟茂為閔內侯茂子

子國生子卬為諸生特善詩禮而傳

之子卬生仲驩為博士弘農守善春

秋三傳公羊穀梁訓諸生仲驩生子

立善詩書少游京師與劉歆友善歆



子駿成帝召見為黃門郎與父向領  
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詩子詩賦數術  
方技无所不究向死歌復為中壘校  
尉哀帝時為侍中迂騎都尉奉車光  
祿大夫貴幸復領嘗以清論譏貶史  
五經卒父前業

丹史丹諸子並用事史丹字君仲軍事元成為上將軍  
薨有男女二十人九男以丹任為侍  
中諸曹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凡十  
餘人親近在為是不仕以詩書教於  
左右凡四人

關里數百人人子立生子元以郎校書  
時歌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年官不

益故或譏以為不恤於進取唯楊子  
雲善之子元生子建與崔義幼相善  
長相親也義仕王莽為建新大尹數  
以世利勸子建仕子建答曰吾有布  
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  
亦善乎且習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  
今子以富貴為榮而吾以貧賤為樂  
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

子辭遂歸鄉里

崔義當作穀字崔篆之子也詳連書之文

其理與漢書同而其文異漢書稱崔穀以疾隱身不仕後疾愈復仕故子

建絕子但漢書誤作崔篆何則則

詳連書文穀誤作仁義可辨光武

中興天下未悉從化董憲彭豐等部

眾於鄆魯之間郡守上黨鮑府君長

患之是時關里無故荆棘叢生一旦

自關廣千數百步從舊講堂坦然至

里門府君大驚謂子建曰豈卿先君

欲令太守行饗禮助太守誅惡邪子

建對曰其然府君曰為之奈何對曰

庠序之儀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

觀焉且憲豐為盜或聚或散非有堅

固部曲也若行饗射之禮內為禽之

之備外示以簡易憲等無何依眾觀

化可回而縛也府君從之用格憲等

鮑永字君長初事更始更始亡歸光武拜諫議大夫時東海人董憲起兵



其裨將也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  
為魯郡太守永到破之降者數千人  
唯彭豐虞休等不肯下頃之孔子闕  
里无故荆棘自除永異之謂府丞及  
魯令曰豈夫子欲太守行礼助吾誅  
无道邪乃會中修射享之禮請豐等  
因規欲因而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  
持牛酒勞享而潛挾兵器永竟之手  
格殺子建生子仁以文學為議郎博  
士南海太守生子豐子豐以學行聞  
三府交命委質司空拜高第御史建  
初元歲漢章帝元年大旱天下憂之問群

臣政教得失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為  
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災至  
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新視民如傷  
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尔非政教之  
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故散  
積減御損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  
為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  
三日雨即降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

事子豐生子

和史作孔僖字仲和此  
和書蓋孔氏子孫所作

故不  
書名

○太中大夫鮑彥曰人之性分

氣度不同有體貌亢䟽色厲矜莊儀  
容冰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  
其為者或性玄靜不與俗競氣不勝  
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  
者是為似若強焉而不能勝量似若  
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觀之以表推

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  
類相亂如何取實乎子豐曰夫人者  
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物才志也慮  
協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強知足以  
通變明足以破偽情足以審疑果足  
以必志固可以先事而成功矣即所  
謂寬柔內思不報無道之強豈待形  
氣之助乎若乃貌濟內荏高氣亢戾



多意倨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執志  
不果此謂剛復非疆者也是故君子  
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強弱之分不取  
於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觀其履事  
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称  
此強名乎哉子豐曰夫物有定名而  
論有一至是故有可以一言而得其  
極雖十言不能奪者惟析理即實為

得不以濫麗費辭為賢也然而世俗  
之人聰達者寡隨聲者眾持論無主  
俯仰為資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  
為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理故冗  
長溷轂之言而眾莫能折其中所以  
為口實而無得也夫論辨者貴其能  
別是非之理非巧說之謂也當要者  
訥言得理此乃辨也聽者由弗之察

辭氣支離取喻多端幸較以類理不應實而聰者因形飾偽徒讚然之是所謂以巧辭多喻為辨而莫識一言之別實者也人皆欲割折分理揆度真偽固不知所以精之如自為得其謬惑莫之甚焉是故舉多敗事而寡特之知困於群醜也夫聰者不可亂以淫聲明者不可眩以邪色而世人

不必聰明故有氣勢者益得之半無此二者損得之半也

左氏傳義詁序

先生名竒字子異其先魯人即褒成君次孺第二子之後也孔霸字次孺

中大夫以選授

皇太子

宣帝時為太

賜爵關內侯

號褒成君

生四子長曰

福第二子捷

第四子先

竒捷之後也

家于茂陵以

世學之門未嘗就遠方師也唯兄君



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其於  
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才學  
不若也其或訪經傳於子駿輒曰幸  
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詔道矣由是  
大以春秋見稱當世孔奪字君魚霸  
款受春秋左傳款稱之謂門人曰吾  
已從君魚受道矣後為武都太守弟  
奇游李洛陽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  
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通博經典作  
春秋左氏刪義王莽之末君魚避地  
言刪定其義也

至大河之西以大將竇融為家常為  
上賓從容以論道為事是時先生年  
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議學其兄謝服  
焉及世祖即祚君魚乃仕官至武都  
太守關內侯以清儉聞海內先生雅  
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  
左氏傳之難者集為義詁發伏闡幽  
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後學著書未畢

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  
茲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篇目各如  
本第并序各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  
子倘肯遊意幸詳錄之焉○子豐善  
於經學不好諸家書鮑彥與子豐名  
齊而業殊故謂子豐曰家書多才辭  
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方自知  
為陋尔子豐曰試說其最上不可及

者彥曰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  
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子豐曰不急  
爾彥曰且效作此語子豐曰君子樂  
醜小人擊拊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  
子舞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  
賞吾能作數十曲但無益於世故不  
為尔鮑子於是屈而無辭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  
幸闕里以太牢祠聖師作六代之樂  
天子升廟西面群臣在庭北面皆再  
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  
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臨賜酒飯  
子和自陳曰臣草芥所蔽才非幹時  
行非絕倫託脩先聖嗣世名學家陛  
下謬加拔擢微臣蘭臺令史會值車

駕東巡先禮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  
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  
對曰為詩書頗涉禮傳詔曰今日之  
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  
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貴  
道今陛下尊臣祖之靈貴臣祖之道  
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陛下所以  
崇聖也若夫頌其道嗣得與群臣同

受釐福此乃陛下愛屋及烏惠下道

周旦曰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除胥所以崇德

作聖臣宗弗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

子嘆曰非聖者子孫惡有斯言遂拜

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

帛子和從還京師遂校書東觀其年

十二月為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家

卦林占之謂為不吉語子和曰盍辭

乎卦林當作易林漢崔篆嘗著易林

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篆

乃駰之祖答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

故曰家所以為吉也且卜以決靜不疑何卜

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三

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

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識其狀貌燕見

移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既望寢疾

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



長彥年十有二次曰李彥年十歲父  
之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  
志于家長彥季彥常受教焉既除喪  
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家有先人遺  
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于時蒲阪令  
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車  
二乘辭曰載柩而返則違父遺命舍  
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

祖於禮為得願子無疑荅曰若以死  
有知也祖猶有鄰宗族父獨留此不  
以劇乎吾以定矣遂還其車留華陰於  
是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  
徒數百故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氏  
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  
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長彥願隨  
時為今學其時多為章句李李彥壹其家業

兼修史漢不好諸家之書○華陰張  
太常問何如斯可謂備德君子李彥  
荅曰性能沉邃則不可測志不在小  
則不可度砥厲廉隅則不可越行高  
體卑則不可階興事教業與言俱立  
捨己從善不耻服人交友以義不慕  
勢利並立相下不倡游言若此可謂  
備德矣張生曰不有孝弟忠信乎荅

曰別而論之則應此條揔而目之則  
曰孝弟忠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  
○魯人有同歲之計而死者欲為之  
服問於季彥季彥曰有恩好其總乎  
昔諸侯大夫共會事于王及以君命  
同盟霸主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  
上計並覲天子有交燕之歡同盟締  
素上紀先君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



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  
之朋友不亦可乎○崔駰學於太學  
而糧乏鄧衛尉欲餼焉而未果李彥  
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  
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  
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  
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日嘉貺未  
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致乎荅曰家物

少須祖入當猥送李彥曰公顧盼崔  
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  
待君祖入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為贏  
非義崔生所不為也且今已乏矣而  
方須祖入是猶古人欲決江河以救  
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梁人  
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李彥  
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

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李彥曰言如  
母則與親母不苛欲以義督之也昔  
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  
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親  
即凡人尔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  
猶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  
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  
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逆也梁

相從之○弘農太守皇甫威明問仲

淵曰即皇甫規仲吾聞孔氏自三父

之後禮別子為祖繼別為宗今云能

傳祖之業者常在於叔祖今觀連叢

所記信如所聞然則伯季之後弗克

負荷矣答曰不然也先君所以為業

者非惟經傳而已可以學則學可以

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故曰無可無不



可也蓋唯執行中庸其於得道非末  
嗣子孫所能及也是以先父各取所  
能任則任能學則學自伯祖之子  
孫世仕有位季祖之子孫或學或仕  
或文或武所統不一故學不稽古仕  
無高官文非俎豆武非戢兵不專故  
也皇甫曰如高明之言是故弗克負  
荷矣荅曰伯之子孫今其可仕季之

子孫何所能任所以世得聞焉且人  
之才聖受天有分若如君之論則成  
王伯禽雖致泰平皆當以不聖蒙弗  
克負荷之罪乎皇甫笑曰善既而或  
謂仲淵曰以古人推之自可如皇甫  
之言尔而子矜之何也皇甫雖口與  
子心實不與也荅曰吾其然然此君  
來言頗欲相侵故激至於此豈曰得

道由不獲已也○長孫尚書問季彥  
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  
惡乎齊荅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  
人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於  
無聲見於無形然後稱聖尔如處士  
所言大賢則能為之季彥曰君之論  
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  
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

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並照將

何覩乎

離婁黃帝時人能於百步外見秋毫

書曰惟狂

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猶為聖人

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之清

者也○孔大夫謂季彥曰

大夫乃孔

少習家學方正對策不合乃辟病去

後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弃官

卒于家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為章

句內學

西漢士論以經術為內李諸子雜說為外季彥之時方



尚辭文乃以章句為而君獨治古義

內李經術為外李

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章句內  
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  
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為之  
必將有患盍固已乎荅曰君之此言  
殆非所望也君以為學學知乎學愚  
乎大夫曰學所以求知也季彥曰君  
頻日聞吾說古義一言輒再稱善善

其使人知也以為章句內學迂誕不  
通即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善善之  
知業習迂誕不通之愚學為人謀如  
此於義何居且吾子立論必折是非  
以是易非何傷之如主上聰明庸知  
不欲兩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  
以廣其聖乎吾學不要祿貴得其義  
爾復以此受忠猶甘心焉先聖遺訓

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  
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竒矣斯  
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修之  
也今吾猥為祿利之故欲廢先君之  
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為先  
君之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達人見  
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吾之力此蓋  
為先人也物極則變此百年之外必

當有明慎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於  
是大夫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也敢  
謝不敏○楊太尉楊震也問季彥曰吾

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群籍如世

不歸大儒何季彥父子和為臨晉令

之多才而世不以大儒歸荅曰不為祿學故也惡直惡醜實

繁有徒辯經說義輒見憎疾但以所

據者正故眾人不能周尔免害為幸



何大儒之能歸乎○李彥見劉公客  
適有獻魚者公熟視魚歎曰厚哉天  
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為食育鳥獸以  
為肴眾座僉曰誠如明公之教李彥  
曰賤子愚意竊與眾君子不同以為  
不如明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  
稟天地未必為人人徒以知得而食  
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有

知也伏羲始嘗草木一日而遇七十  
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為人之  
生也蚊蚋食人蛆蟲食土非天故為  
蚊蚋生人為蛆蟲生地也知此不然  
則五穀鳥獸之生本不為人可以為  
無疑矣公良久曰辨哉眾坐默然○

永初二年

後漢安  
帝時

李彥如京師省宗

人仲淵是年夏河南四縣雨雹如椽

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雉兔折樹木秋  
苗盡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  
術之士各得假變事亟陳厥故季彥  
與仲淵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  
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多致此異然乃  
漢家大忌時下邳長孫子逸止仲淵  
弟聞是言也心善之目見上說焉上  
召季彥季彥見於德陽殿陳其事如

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修聖德慮此  
二者而已謂貴臣母后夫物之相感必以  
類推其甚者必有山崩地震乖氣相  
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中孝孺延平  
元年鄧后祔制而東垣巨屋山大崩聲  
動安邑即前事之驗者帝默然左右  
皆不善其言史稱安帝延光元年季彥聞之曰  
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後子逸



相魯舉李彥孝廉因辭不就會遭兄  
長彥憂遂止乎家李彥為人謙退愛  
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  
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隸  
舉筆則典誥成章吐言必正名務理  
故每所交游莫不推先以為楷則也  
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一月丁丑  
卒

史祿年  
四十七

孔叢子卷七終



世傳孔叢子三卷此七卷並連叢子宋  
藥本也久藏家之後獲諸市城魯庚申  
在粵遂授入海趨寧波復由上海至登州  
達天津以匡中僅攜此書每謂家人曰以  
曹其此書不能割也向見硤山石生沐光魚  
廣文別下篇古此車紙墨小臣廣文言之儀  
徵反相國舊藏本世珍秘一又同南得所

氏上海都氏亦有此本而事見也東南兵燹  
三家之本不識在恙居 太常朱修伯自  
年屢屬於鈔是倘今始踐諾乃誌致禮  
贈之因詔而實林九月十九日海寧陸錫麒  
誌於保陽家次

